

五
百
家
註
柳
先
生
集

五言家語卷之三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卷二

賦

佩韋賦 并序

童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絃以自急韋皮絕喻緩也絃弓弦喻急也事見韓非子補註黃曰佩服之設非以為觀美法象以成己也玉佩取其德玦佩取其斷觸佩取其解紛象環佩取其立義己所不足時觀其近思之亦可以長善而救失故曰佩衷之旗今子厚所行者枉道而自訟其訐直之名所稟者柔從而取象於軟熟之韋不亦以水濟水乎鳴

呼果有意於此物醜類則宜易以董安于之弦
韓曰據集有與呂溫書云自吾得友君子而後
知中庸之門戶堦室此貞元末事也時公願學
中庸見於文字者甚多賦亦當作於貞元二十
年後與○韋
音兩非切

柳子讀古書觀直道守節者即壯之即一作則盖有激也恒

懼過而失中庸之義慕西門氏佩韋以戒並見題註故作是

賦其辭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塊天質之慤醇上苦角切下音淳日月迭而

化升兮窳遁初而枉神窳子鳩切枉一作柱雕大素而生華兮華猶

薄也生一作或汨末流以喪真汨古忽切晞往躅而周章孫曰晞慕也周

章不決兒懜倚伏其無垠孫曰懜迷惑不明也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垠垠堦也。懜

牟孔切又母巨切世既奪予之太和兮眷授予以經常循聖人

之通途兮鬱縱吏而不揚縱吏猶勉強也註見貞符縱子勇切吏音勇猶悉

力而究陳兮獲貞則于典章嫉時以奮節兮憫已以抑

志登嵩丘而垂目兮嵩中岳也音息中切瞰中區之疆理瞰下視也苦濫

切音橫萬里而極海兮頽風浩其四起恟驚怛而躑躅

兮恟憂恐也躑躅行不進兒恟許邛切音凶躑直炙切躅除玉切惡浮詐之相詭思貢

次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二

忠于明后兮振教導乎遐軌紛吾守此狂狷兮懼執競

而不柔

孫曰競強也詩執競武王

探先哲之奧謨兮

奧於到切

攀往烈之

洪休曰沈潛而剛克兮

補註書洪範曰沈潛剛克

固讜人之嘉猷

讜直

言也

嗟行行而躋路兮

集註行行剛強兒論語子路行如也躋路也行行並下浪切

躋字音致路蒲墨切

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與暑而

交修執中而俟命兮固仁聖之善謀吾祖士師之直道

兮亦愀然于伐國

韓曰論語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黜孫曰董仲舒傳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

言何為至
於我哉
尼父戮齊而誅邾
邾本柔仁以作極
孫曰定十年穀

梁傳公會齊侯于頻谷
孔子相焉
齊人使優施舞於魯
君之幕下
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
使司馬行法焉
首足異門而出
家語孔子為魯司冠七日而誅
亂政大夫少正卯
戮之于兩觀之下
蘭竦顏以誚秦

兮入降廉猶臣僕
韓曰秦趙會于河外澠池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蘭相如復請秦王

鼓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皆靡
秦王為一擊缶
趙王歸國以為上卿
廉頗曰相如以口舌位居吾上必辱之
相如聞之曰顧吾念之強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
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
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
降謂下也
吉優繇

而布和兮殘崔蒲以屏匿
孫曰吉鄭子太叔游吉也左氏昭公二十年子太叔為政

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
興徒兵以攻之萑苻之盜少止萑音九苻即音蒲
劇拔

刃于霸侯兮退躬躬而畏服

韓曰劇曹沫也左氏穀梁作曹劇齊桓公與魯會于

柯而盟歲即匕首劫齊桓公左右莫敢動劇曰大國侵

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

盡歸魯之侵地劇投其匕首下壇就其羣臣之位顏色

不變辭令如故躬躬謹也博雅云謹敬之兒。劇居衛

切躬丘六丘弓二切又弓穹二音

寬與猛其相濟兮孰不頌茲之盛

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勗

孫曰詩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勗勉也

勗子玉切

陽宅身以執剛兮率易帥而蒙辜

孫曰文五年左氏陽

處父聘于衛過甯甯羸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一

之其不沒乎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

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菟于董易中軍孤射姑羽復心以怨陽子之易其班也九月使續鞠居殺處父

盤志兮首身離而不懲

韓曰羽既敗垓下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

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等五人各得其一體愎狠也盤戾也。愎蒲逼切盤音戾

雲岳

岳而專強兮果黜志而乖圖

孫曰前漢朱雲傳五鹿岳岳朱雲折其角師古曰岳

岳長角貌成帝時雲嘗言於朝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

臣張禹上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

史將雲下雲攀殿上檻折呼曰臣得從龍達比于遊于

地下足矣未知朝廷何如爾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之

上意始解自

咸觸屏以拒訓兮肆殞越而就陵

韓曰前漢陳咸

是遂不復仕

其父萬年嘗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咸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遂

不復言萬年死元帝擢為御史中丞後以言石顯事髡為城旦治許諫于昏朝兮名崩

弛而陷誅

韓曰左氏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

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許告也。

許居列切

苟縱直而不羈兮乃變罹而禍仍

罹鄰知切仍一作俱歷九

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

韓曰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崃九折坂嘆曰

吾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曰九折者言其險也

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達而

不能廣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壞節

韓曰梁冀鸛殺質帝李固胡廣

趙戒杜喬皆以清河王蒜宜立為嗣先是鸛吾侯志娶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既異明日冀會公卿意氣凶凶言

辭激切胡廣趙戒皆畏憚曰惟大將軍令而固與喬堅
守本議冀激怒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遂枉害李固杜
喬固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梁氏迷謬公等曲從受主
厚祿顛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廣戒得
書悲慙皆長嘆流涕廣即謂胡廣也

家撫謙而溫美兮脅子公而喪哲

孫曰

宣四年左氏公子宋與子家謀試鄭靈公子家曰畜老猶
憚殺之况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撫

與揮

義師仁而惡狠兮遂潰騰而滅裂

孫曰義宋義韓曰翟義也為東

同

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子信為天子
自號大司馬舉兵討之莽遣將攻之義不勝與劉信棄

軍庸亡捕得尸磔

斯委懦以從邪兮悼上蔡其何補

韓曰

李斯相秦為趙高所譖將腰斬咸陽市出獄謂其中子
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

徐偃系以屏義兮倏邦離而身虜

諱曰張華博物志徐偃王治其國仁義著

聞諸侯服從周王使楚代之偃王仁不忍聞其民為楚所敗走彭城武原東山下

桑弘和而却

武兮渙宗覆而國舉

桑弘和一作乘桑知名字不同事不可得而考

設任柔而

自處兮蒙大戮而不悟

韓曰史記吳公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酒酣公

子光佯為足疾入窟室使專設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以進既至王前專設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設諸公子光遂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而自立為王任柔一本作仁柔故曰純柔

純弱兮必削必薄純剛純強兮必喪必亡韜義于中

韜音韜

叨服和于躬和以義宣剛以柔通守而不遷兮變而無

窮交得其宜兮乃獲其終姑佩茲韋兮考古齊同亂曰

孫曰亂理也所以重理一賦之意

韋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

中兮哲人交修樂有終兮庶寡其過追古風兮

追一作進

揚雄酒箴

晁太史云雄以諷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士

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微一旦車

碾為甕所輻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

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嘗為國

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瓶賦

補註東坡云揚子雲酒箴有問無答子厚瓶賦蓋補亡耳子厚以瓶為智幾於信道知命者晁太史无咎取公此賦于變騷而系之以詞曰昔揚雄作酒箴謂鷗夷盛酒而瓶藏水酒甘以喻小人水淡以此君子故鷗夷以親近託車而瓶以疎遠居井而羸此雄欲同塵於皆醉者之詞也故宗元復正論以反之以謂寧為瓶之潔以病已无為鷗夷之旨以愚人蓋更相明亦猶雄為反騷非反也合也今附酒箴于此篇首

昔有智人善學鵠夷

韓曰鵠夷字見史記越世家范蠡自號鵠夷子皮註云蓋以吳王殺

子胥而盛以鵠夷今蠡以有罪故為號也韋昭曰鵠夷革囊也又蠡本傳註則云若盛酒之鵠夷用之則多所

容納則可卷而懷不忤於物

鵠夷蒙鴻蠹瑩相追

韓曰蠹樽也瑩缶也蠹音雷瑩音鶯

瑩字本當作罌一本作葦葦亦樽名音假

諂誘吉士喜悅依隨開喙倒腹

喙口

也吁穢切

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頽然縱傲與亂為

期視白成黑顛倒妍媸

上倪堅切下音嗤

已雖自售

音壽

人或以

危敗衆亡國流連不歸誰主斯罪鵠夷之為不如為瓶

居井之眉

童曰前漢酒箴註云眉井邊也若人目上之有眉作眉字者非

鈎深挹潔

挹酌

也淡泊是師和齊五味

齊才詣切

寧除渴飢不甘不壞久而

莫遺清白可鑒終不媚私利澤廣大孰能去之綆絕身

破

韓曰說文云綆井索也音梗

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復于土泥歸根

反初無慮無思何必巧曲傲覲一時

傲求也覲幸也傲古亮切覲音冀

子無我愚我智如斯

牛賦

韓曰公之瓶賦牛賦其辭皆有所託當是謫永州後感憤而作補註東坡云嶺外俗皆恬殺牛海南為甚乃書子厚牛賦遺瓊州僧道贇使曉諭之即書此賦也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草踈厚年

然而鳴

孫曰說文年牛鳴

黃鍾滿脰

韓曰月令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黃鍾謂土也脰項

也抵觸隆曦

音義

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

斂服箱以走

孫曰詩晚彼牽牛不以服箱箱車上之器可以盛者

輸入官倉已不

適口富窮飽飢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在草野人不慙

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

童曰說文云尻

或穿

絨膝

上苦咸切下徒登切

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踰者不如羸

驢

羸倫為切

服逐駕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